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6

T5781 / 2180.1(6)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誕膺圖曆仰承

天眷寰宇乂安五十餘年惟是夙夜祇懼宵旰不遑美

庶績咸熙進斯民於仁壽之域而猶念大業戒於  
鮮終日與內外諸臣動色咨儆欲其以惕厲者居  
心廉平者盡職庶多士無奇袤之學而疆圉有磐  
石之安故勅幾圖治未嘗一日釋諸懷也夫自古  
帝王必謹小慎微克終厥德乃能底於久安長治  
之祿書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是以永保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命懋登上理今者承平日久朝野內外保無有習於恬嬉以疎畧而漸幾叢脞者乎夫兢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隳功其相與維持警勉益求制治保邦之道宜若何以副朕意歟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周官六計弊吏皆冠以廉則廉固居官所首重矣然廉非緣飾之具綜核或近於煩苛膠滯亦隣於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也茲欲大小臣工奉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惇大之風其道何由儒者著書立說蒼萃羣言務期闡明大道折衷於至當古來聖賢經傳純粹以精先儒論

著疏通易曉卽不立注解其義自明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反因之而滋晦其何以芟刈繁雜倡明正學歟至揆文奮武國家並重故有百年不用之兵無一日可弛之備古者蒐苗獮狩皆以講武而克詰戎兵卽在庶獄庶慎之後今雖六宇蕩平戈甲永息而訓練之方可遂忽焉不講歟夫紀律不明則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亦無以得衆心其必綏輯有方恩威並著然後將士多干城之寄中外享救寧之福歟夫上下交儆斯百爾砥潔清之

操儒生識道義之宗文教覃敷國威永振凡皆治  
益求治安益圖安所以保泰持盈者無以踰此多  
士畱心經濟久矣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  
徐陶璋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綏疆宇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以肅天下之紀綱使贊化宣猷者咸震動恪  
恭以共襄乎保泰持盈之計必有以飭天下之  
吏治使循分守職者咸潔清正直以共效其忠  
君愛國之誠必有以昌明正學使讀書稽古之  
餘實能範其耳目心思而文教光昭於天壤必

有以炳煥弘猷使肅旅整軍之下實能明其勸  
懲賞罰而武功保乂乎邦家蓋一人憂勤惕厲  
於上羣臣翼爲明聽於下天工人代庶績之所  
以咸熙也朝廷有整理之規條草野致恬嬉之  
景象一道同風萬世之所以永賴也是以古之  
聖人存法天行健之心而自強不息本憲天出  
治之學而日進無疆其時之臣莫不奉深宮宵  
旰之思勤左右匡襄之力雖天下已致乂安而  
猶慮兢業之有未盡廉隅之有未修文德之未  
甚誕敷武功之未甚具舉由是圖治彌殷政化

康熙乙未科  
日茂休徵集而百福臻信唐虞三代之隆規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當陽

泰符凝命

建中和之極玉振金聲

開昌熾之圖日華雲爛

勤丹鉛於甲帳周情孔思兼通外王內聖之功

握典要於彤廷禹鼎湯盤總見兩地參天之學固

已道高千古本聰明睿知以布新猷澤洽萬方

合南湖東西以蒙大化勲業巍巍而益盛性功  
蕩蕩而難名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恒切於疇咨安愈求安之心旁資夫

獻納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惕厲居心廉平盡職正學術而固疆

圉之計以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幸際休明

仰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末見以答

高深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兢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隳功其相與維

持警勉益求制治保邦之道大哉

王言誠萬世治天下之要務也夫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在乎法之盡善而尤在堅其守法之心在乎化之盡神而尤在凜其敷化之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用顧畏于民巖蓋言天與民之可畏而君臣交儆保治孜孜無日可滋其怠荒焉耳我

皇上朝乾夕惕厲精圖治下有以慰民生上有以凝天眷而承流宣化於下者安可因世道之休隆或致幾務之疎畧乎惟本平日戒懼慎獨之功

以殫其靖共匪懈之節虛心以審幾而不執偏陂之見實心以任事而不存推諉之思去私而奉公忘家而謀國力勤志銳智勇奮發於幾先則無不飭之官方矣獨立而不懼共事而無嫌誠至明生功名總期於報主則無不盡之職業矣由是居安思危慎微防漸同寅協恭以和衷明良喜起以一德於以成泰交之風而普雍熙之化國之所以久安而長治也

制策有曰廉固居官首重然煩苛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欲臣工之奉公潔已無矯情干

譽之弊養和平敦大之風此真澄清吏治之至計也士君子學古入官非徒尚其才而必觀其守有守卽有爲而其才自無不善周禮六計弊吏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固居官之本致治之原也夫小吏之貪廉視乎大臣之清濁而大臣之清濁分於一心之公私私則濁公則清此人之所易知也然亦有立廉介之名滋緣飾之具綜核近於煩苛廉而失之刻也膠滯鄰於偏執廉而失諸固也漢臣任延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今以廉立名是豈得爲公忠無私

者乎爲大臣者惟守儉約之風持正大之體羔羊素絲之節倡於上茹葵織帛之事息於下大法小廉風聲較桴鼓之捷爲更甚耳間有小吏之不廉者則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樂而爲此耶廉吏日多民生益厚而世乃享和平惇大之福矣

制策有曰儒者著書立說務期闡明大道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爲書家自爲說假以立名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滋晦所以爲正學計甚深遠矣古來道開於經傳而理闡於羣言漢儒之箋疏証

其義於前宋儒之注解暢其理於後博而能約  
簡而能該夫是以經傳之文如日月之經天儒  
者可宗之而不易其說今著書之家愈多而聖  
賢之理愈晦一由於見聞未廣而名山石室之  
藏不能探其秘也一由於理解未明而存心養  
性之功不能履其事也韓愈曰根之茂者其實  
遂苟根柢未深而欲論說之有當得乎况我  
皇上稽古右文煌煌著述可以照耀千古而人之從  
事於簡編者益當虛心集益采異說以定一是  
証實理以戒空談則學術正道義明而立名阿

世之心其將知所返乎

制策有曰紀律不明無以申賞罰休養不全無以得  
衆心其必綏輯有方恩威並著仰見我

皇上治兵安民之盛心也易曰師貞吉則知軍旅之  
事所關於國計者甚重而民以養兵兵以衛民  
雖當太平之時而不可忘武備之設也周禮司  
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菱舍中秋教治兵  
中冬教大閱所以訓練於平時者甚詳其法後  
世奉而行之精其技於兵而責其成於將不以  
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使而寬選將



之法也蓋兵奉將之令而角材獻技驕惰之心不敢萌將體兵之心而宣德揚威調度之法所必飭今惟令晏安無事之時行蒐苗獮狩之法明乎紀律使士卒於以競其長勤乎休養使行陣於以感其惠則戎兵克詰之交恒得干城腹心之寄而海宇承平疆圉永固其利有貽於無窮者矣要之臣子之竭忠盡誠治道之揆文奮武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廣憲天出治之學則圖久遠而不計目前矢貞恒而不爲苟且雖堯舜之兢兢業以執中湯武之懋修以建極先後同源古今合轍以厲臣隣至嚴也以明道術至順也以理軍國而奠河山至安也世道日進於昌明民風益登於康阜二氣和而五行調七政齊而四時若休徵畢至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積諸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繆曰藻

臣對臣聞帝王之誕膺天命而撫綏萬邦也必

有保泰持盈之心同乎至誠之無息而後兼文  
德武功之美同乎天地之無疆夫誠以飾治道  
則乾乾惕若雖當四海乂安之時而不忘嚴恭  
寅畏之意誠以勵臣守則兢兢業業雖當百職  
靖共之日而益厘天工人代之思誠以振學術  
則大中至正無偏無陂而正學常昭於古今誠  
以嚴武備則有勇知方可戰可守而國威自震  
於遠近蓋上有勵精圖治之主則下有公忠體  
國之臣明良合而志氣自孚也內有正誼明道  
之學則外有遠至邇安之化文武兼而德威四  
布也是故誠者制治之本敷政之原也聖王邦  
其然所以藏其心於宥密者無敢戲淪無敢馳  
驅務早作夜思悉爲必世百年之計斯所以布  
其治於寰區者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必周詳盡  
善不同於驩虞小補之術君臣一德上下同心  
天命用以永眷萬邦用以協和其道悉由此也  
欽惟

呈帝陛下

德符天健

學懋日新

建有極而用中人登仁壽  
大無私以錫福治洽雍熙

道貫三才生知安行而且念終始典于學  
功高千古時和物阜而猶於緝熙單厥心固已庶  
績受成百靈順職普天之下被潤澤而大豐美  
率土之濱聞盛德而皆來臣矣乃

聖懷無逸求治彌殷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保泰飭吏修文講武之道以臣之愚  
陋非有公孤卿尹之識何敢言治道之得失非  
有官守言責之寄何敢言百司之短長非有師

儒董率之任何敢言學術之邪正非有將帥疆  
圉之責何敢言武備之優劣然當拜獻之始敢  
不竭千慮之一得直抒臆以仰承

清問乎伏讀

制策有曰兢業所以保泰宴安或致隳功相與維持  
警勉益求致治保邦之道此真憂盛危明之盛  
心也臣聞唐虞之世臣憐交贊喜起典歌以致  
時雍風動之盛然必有已治而益思治之心已  
安而益求安之道故君容傲於上臣吁咈於下  
無頃刻敢忘戒懼也蓋大君首出以理萬物則

上凜天命下畏民巖必宵衣旰食而始有四海  
一家中國一人之象羣臣代君以治萬姓則進  
思盡職退思補過惟致身報主而始有國爾忘  
家公爾忘私之誼於是同寅協恭主臣合德永  
保天眷懋登至治此道得也乃或慎持於其大  
而不免忽其小或惕勵於其始而不克謹其終  
大抵以承平旣久民物滋豐恃心一生遂晏安  
而弛其兢惕功之所以易墮也是惟殫一心之  
敬法天行之健謹小慎微持終如始此垂萬年  
如一日而以幾時雍風動之治不難矣

制策又曰廉固居官所首重然非緣飾之具綜核或  
近於煩苛膠滯亦隣於偏執茲欲大小臣工奉  
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惇大之風此  
誠千古臣道之至論也夫人臣之事君也不惟  
其迹惟其心不尙其名尙其實故廉也者居官  
所首重彼不廉者無論矣卽有矯然拔俗自托  
於廉而未免徇乎其迹驚乎其名則終無取焉  
蓋恃一己之廉則輕視僚采同己者少異己者  
多凡有樹立必獨斷獨行而或有乖於大體且  
恃一己之廉則師心自用有可無否有是無非

凡所建白必矯激偏陂而或不可爲典要此無  
他其心之所存不必真能千駟弗視萬鍾弗顧  
而迹有可托則強勉以趨之而未嘗求其安也  
其實之所在不必真能一介不取三公不易而  
名有可邀則堅忍以成之而更無論其餘也若  
古之純臣豈如是乎當筮仕之初但知有國不  
知有家不知有身故有時違乎衆人之所見而  
非矯也有時同乎衆人之所見而非黨也發一  
議建一論必出於正大而關乎國計民生之要  
興一利除一弊必垂之久遠而係乎子孫億兆  
之謀豈復慮其煩苛而偏執乎臣故願諸臣之  
勿徇名而務實爲要勿徇迹而存心爲主也

制策又曰聖賢經傳純粹以精先儒論著疏通易曉  
乃逞其臆見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或假以立名  
或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反因之而晦此誠學  
術之大閑也夫窮經期以致用也聖賢之語儒  
先之說其言非出於一時其意亦各有所指而  
要其篤於倫常切於日用近之而關於身心性  
命遠之而達於天下國家固前後一揆初無殊  
致也故凡聖經賢傳盡善盡美至精至純讀者

弟返而求之實而體之斯已矣使假以立名則必有異同之見而是非不要於至中實爲世道之隱憂使用以阿世則必多附和之私而去取不揆於至當更爲人心之公患聖賢覺世牖民之精意不因之而愈晦乎是惟禁其書使不得行絕其說勿用爲教而非六經四子關閩濂洛之書則擯而弗錄斯正學昌明而人材不由茲日盛也歟

制策又曰有百年不用之兵無一日可弛之備紀律不明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無以得衆心其必綏輯有方恩威並著此誠訓練之要術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而要其練之於無事之時訓之於太平之日其法至詳且備非苟而已也蓋賞罰必明既有以肅其氣而坐作進退之方又使之習爲固然然而無所強甘苦與其既有以服其心而尊君親上之義又使之知其當然而不可違如是而猶慮紀律之有不明衆心之有未得必不然矣顧其要在於將帥之得人而已將帥善戰攻之術則軍令嚴明而兵多節制將帥敦忠孝之誼則恩威漸漬而師稱仁義

故古者蒐苗獮狩之制行於四時而又必慎將帥之選非智勇兼而才德備者不輕任也我

皇上加意武備而用將更慎於前代孰非干城之寄而中外固已盡享枚寧之福矣凡此數者敢因聖策而盡其愚要之上下有交儆之志則惕勵居心廉隅供職而相維於億載萬年之久文武有廉修之實則學校日盛邊陲永固而徧於九州六合之遙事雖各見理則同歸臣謂以至誠無息之心成悠久無疆之治而我

國家百世不拔之基實在臣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傅王露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御萬國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與天同運之化而後可以底海宇於枚寧尤必有與天合一之心而後可以奠苞桑於永固故咨儆之必嚴官方之必飾士習之必正武備之必修其經營措置常明作以開天下之先且咨儆已嚴而益期其嚴官方已飾而益期其飾士習已正而益期其正武備已修而益期其修

而保泰持盈常敬慎以持天下之後是則以垂  
久大以勵多方雖當清寧克協明良交贊之時  
而所以盡其敷施者此心正不勝其肫然也以  
明經術以宣國威雖當文教誕敷兵革不事之  
日而所以程其實效者此心彌不勝其惕然也  
存之翼翼之中而顧畏之忱每與天同其不息  
措之巍巍之上而悠久之治自與天同其化成  
深宮懋建以端其本百僚師濟以宣其猷賢才  
並升以行其義干城踴躍以固其圉此唐虞三  
代協和之休邛隆之化其道未有不積諸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璇圖鞏曆

寶輅凝庥

勅幾以代天工惟精惟一

歛福以錫民極乃聖乃神

統元亨利貞以行乾保合太和四德順四時之序  
立仁義中正而主靜肇修人紀五常協五氣之宜  
敷文德定武功禮明樂備赫矣緯地經天易簡符  
而財成輔相有全量



重農桑蠲租賦籲俊登賢大哉存神過化中和致  
而位育參贊有極功固已遠至而邇安固已年  
豐而物阜固已時雍而風動固已久道而化成  
猗歟休哉誠有曠千載而獨隆者矣乃

聖不自聖之衷恒深於宥密而安益求安之意彌切  
於疇咨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咨儆之所以嚴官方之所以飭士習  
之所以正武備之所以修此真公聽並觀懸輶  
設鐸之盛心也以臣之愚昧何足以知制治保  
邦之要道然生逢明盛拜獻有懷欲自效一得

之見者固已久矣矧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竭其所懷以自附於芻蕘之未  
乎伏讀

制策有曰自古帝王必謹小慎微克終厥德乃能底  
於久安長治之庥夫兢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  
隳功其何以警勉維持益求所以保邦致治大  
哉

聖訓誠千古君道之極則也從來立政之道致治難  
而保治為尤難何則國家當太平有道之時苟  
溺於晏安則忘其兢業習於恬嬉必至於叢脞

此大業之所以鮮終也是以都俞吁咈每見於  
協和於變之朝而誥誡箴銘恒切於永清大定  
之世誠以永保天命懋登上理者必以兢業爲  
本也我

皇上治定功成大和翔洽膏澤之施盡四海而無不  
被尊親之戴合九有而莫不然乃猶日與內外  
臣工動色咨儆夙夜祇慎宵旰不遑其居心之  
惕勵誠有與古帝王之謹小慎微克終厥德者  
同一轍也百爾臣僚誠能咸體此意以共凜於  
無怠無荒之訓則久安長治之道不外是矣伏

讀

制策又日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廉非緣飾之具也綜  
核膠滯何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乎故必潔已  
奉公者去矯情干譽之弊以養和平惇厚之風  
大哉

聖訓此真萬古臣道之良規也周官以六計弊吏有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之目而首冠之  
以廉者廉固其首重也然廉而不能持之以平  
則居心必流於綜核處世必至於膠滯而煩苦  
偏執之弊皆足爲廉累何則無和平惇大之風

而其所爲廉者皆緣飾之具而已緣飾則矯情  
緣飾則干譽夫欲表率庶司而錫福兆民亦惟  
矢其潔已奉公之心而去其矯情干譽之弊則  
廉以持平庶乎有合於古人臣之義焉耳伏讀  
制策又曰儒者著書立說務期闡明大道折衷於至  
當而或逞其臆見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則  
聖賢精意因之滋晦其何以芟刈繁雜倡明正  
學大哉

聖訓誠敦崇實學之盛心也從來學術係乎人心學  
術之不淳則人心亦因之不正故聖經賢傳與  
先儒論說雖詞旨各見而要歸於闡明大道則  
一也學者不察而以純粹以精者爲不足以炫  
異而驚竒以疏通易曉者爲不足以震世而駭  
俗於是著書立說之徒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而  
去聖賢之精意遠矣我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時勤撰述洵足以發性道  
之精微而闡文明於千古復以五經諸書爲聖  
學之津梁

特命設立各館纂輯成書使聖經賢傳如日月之經  
天江河之行地而尤于先儒論著之內獨崇朱

子

頒賜全書以示聖賢精意之所在學者誠于此折衷而得其至當則學術何患其不醇而人心何患其不至乎伏讀

制策又曰國家有百年不用之兵而無一日可弛之備紀律不明則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則無以得衆心故必綏輯有方恩威並著而後將士多干城之寄中外享救寧之福大哉

聖訓誠安不忘危防微慮患之至計也蓋國所恃爲休戚者惟民而民所恃以無恐者惟兵故聖賢議政足食之外必繼以足兵所謂有備而無患先王所以有兵戎之誥蒐苗獮狩之教也然或賞罰不能以作其氣恩威不能以攝其心無他紀律不肅於臨時而休養不深於平日也夫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備誠能綏輯有方恩威並著則有勇知方之畧裕於此矣凡此者皆與天同運之化而一本于與天合一之心夫立心之要莫大乎存誠而立誠之功莫先於主敬天道以至誠不貳至敬自然之理運於穆清之表面而四時以行萬物以育

皇上以至誠無息至敬不渝者惕於盛明之世而道  
德以一風俗以同蓋至誠之化與天而合撰焉  
至敬之心法天而行健焉將見泰階永固而喜  
起盈廷學術歸正而兵革不興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臨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

祖宗付託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宇爲孝是以夜寐夙  
興勤求至理政事之餘畱意經術期爲天下廣文  
教承平之後不忘邊備思爲萬世奠苞桑也粵稽  
周禮造士六行以孝爲首其察吏也六計以廉爲  
先漢人承之亦用孝廉選舉郡國之士未有內行  
不修而律身克謹者也朕日以孝廉獎勵天下而  
敦篤彝倫樹立名節者概不多見亦有欺世盜名

自託於孝廉而實行不孚往往見譏於鄉黨貽笑於清議其真偽之間可不辨歟夫卿大夫立身行已有風勵士庶之責今乃誦說禮經而考其實行反不若村農田豎之誠篤者其故何歟易之泰卦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治亂雖有常數然人事既修則可以勿憂而受其福也今天下安寧已久朕每懷積玩之懼業業兢兢與中外臣隣動色相戒古君臣所以永保天命而固結人心者豈無其要歟持盈保泰宜何道之遵也廣勵士習者以通經爲要務近代詮釋羣經至朱子無可議朕潛心

翫味見其皆切於躬行日用絕無華言浮說以汨亂乎其間夫虛文多則本意晦枝辭盛則實理微欲使士通一經則明一經之義而收一經之用者其術安在古者內有民間之儲外有邊境之備自漢有屯田塞下之議及後趙克國諸葛亮率用以濟師著有成績今欲推廣其法而行之使疆內無轉運之艱行間獲飽騰之利其何以興良法而課實效歟夫人皆知孝行之爲先則臣節必砥此卽學經之本也人皆知泰運之難持則綱繆必周此卽安邊之要也諸士於經術世務素所宜講其何

以助上宣德化而成治功悉心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 汪應銓

臣對 臣聞帝王之體備三才而緜曆萬年也必有生成天下之實心以貫乎寰海之性情風土其所以興萌庶之仁讓厲臣隣之兢惕明學問之淵源裕夏荒之籌畫者一如乾元之主宰總攝乎穆清之中而萬彙莫睹其迹必有教養天下之實政以達於法宮之盱食宵衣其所以飭純修之砥礪勗景運之贊襄挽士子之華靡廣邊疆之積貯者一如化工之設施徧滿乎區域

之內而兆姓咸被其功蓋其心之無不實者通貫物恒包涵中外而與天同體故其政之無不實者臣民交範文武兼濟而與天同用雖習俗美盛猶恐滋浮僞之端也雖海宇乂安猶恐開叢脞之漸也雖崇實黜華猶恐士學未盡醇雖有備無虞猶恐軍儲未盡給也夫是以人紀脩而天工代儒術壹而邊境充悉本心政之合一不爲粉飾之虛文而九垓八埏旁孚交暢嘉祥翕集協氣周流有道之長與天無極晉繇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至仁壽世

久道勤民

兼三才而參兩成能懋建中和之極

備百福而升恒協應丰昭保定之符

勵精於巖廊端拱之時宥密單心者通億萬載恒

如一日

普利於嘉穀屢豐之會尊親戴德者合百千國惟

出一心固已濟上理而昭布大猷極蕩蕩巍巍

之象際昌期而潤色鴻業皆顯顯噩噩之風而

聖德淵冲疇咨彌切不遺一得詢及芻蕘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本行之脩飭晏安之交倣經學之實

用邊屯之事宜臣之愚陋何足以仰承

清問然當拜獻之始敢不竭管窺之末見乎伏讀

制策有曰獎厲孝廉而敦篤彝倫樹立名節者概不

多見真偽之間不可不辨欲使卿大夫立身行

已風勵士庶大哉

王言此真生人之大本大原萬世之至教也周禮三

代之遺制以教化為急務而三物賓興孝居六

行之首三年弊廉吏為六計之先誠以資父事



君而百行之原斯立不貪爲寶而一生之節無  
虧也

皇上孝思不匱錫類兆民復

諭內外大臣正己率屬獎廉懲貪者屢矣猶有誦禮  
經而忘實行者何也夫父在齒讓之義日聞於  
耳而實未嘗撰履祝噎以篤其天性之愛則人  
倫之地何以粲然有文相接藹然有恩相與乎  
臨財苟得之戒日寓於目而實未嘗晚食安步  
以制其人欲之防則志行之間能無入聞道德  
而悅出見紛華而喜乎誠使卿大夫之庭闈豫

順皆不言躬行士庶無不以愛敬二人爲本矣  
卿大夫之品行潔清非矯情干譽士庶無不以  
窮通一節爲守矣由是敦教化而美風俗育人  
才而儲國用宣

一人之德意而收選舉之實效豈不專責歟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已久每懷積玩之懼與中外臣  
隣動色相戒持盈保泰何道之遵此萬世太平  
之基也夫唐虞之世有元首股肱之契有賡颺  
咨警之文其時地平天成府脩事和而相與保  
治於勿替者濬哲文明之君恭已於上翼爲明

康熙成化科  
聽之臣交贊於下所以厚生正德萬世永賴者  
也

皇上一日總萬幾兢兢業業承平底績而夙夜不遑凝  
天命而固人心者至矣爲臣子者承

聖謨誥誡之餘或負庶事廢弛之咎何以無負腹心  
耳目之任乎政無後先而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則無文貌相承之弊法無小大而行之旣久守  
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內而公卿左右之  
大臣無黨同立異則部院僚屬皆以謹飭者安  
職業之常外而封疆文武之大吏惟端本澄源  
則州縣有司皆以廉平者爲地方之福於以助  
理雍熙持盈保泰則周易泰卦之義必脩人事  
而食其福者固已驗於此矣

制策有曰虛文多則本意晦枝辭盛則實理微欲使  
士通一經則明一經之義收一經之用千古經  
學之所由明也梁劉勰著宗經之篇以爲三極  
彝訓唐韓愈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故漢史儒  
林專勤於六籍唐家取士分第於三經蓋詞賦  
華而不實百氏駁而不精經學之重由來尚矣  
皇上生知博學著述之富究極天人尤以昌明經學

爲亟而折衷於朱子夫漢儒治經之功見於箋  
注其學爲博宋儒解經之力見於章句其學爲  
約至朱子而蒼萃大成至

皇上而心源符契學者得觀於海委河原而耀於日  
經星緯循是而進之圖象理數政事人物可以  
參攷而有得返已而實踐斂之有益於身心施  
之有裨於國是而虛文之勦襲枝辭之異同固  
無所用之而通經之實用彰矣

制策有曰漢有屯田塞下之議今欲推廣行之使疆  
內無轉運之艱行間獲飽騰之利足食足兵

皇上神算之至明也周禮司馬之屬令挈畚以令糧  
書之費誓則曰峙乃糗糧罔敢不逮然飛芻輓  
粟或非經久之圖欲籌邊餉務實邊儲洵不易  
之規也夫漢世屯田有古者兵農合一之遺意  
蓋四時田狩固以農而爲兵三時耕作亦因兵  
而務農也趙克國駐師湟中奏行屯田十二便  
閱明年而振旅凱還諸葛亮屯田渭水之間軍  
民雜作示爲持久計其成效固章章矣臣以爲  
自昔美意良法行之必視乎其時經營措置施  
之必視乎其力邊陲之地宿莽之場一旦而墾

康照八八和  
爲良田樹之嘉種必當疆圉寧謐之時有暇豫  
從容之力然後爲之而必成行之而必效茲得  
欽諭重臣當升平之世乘有餘之力推廣行之何所  
不可又使新屯之加恩過於舊屯民屯之優恤  
倍於軍屯以勸來者行見黍苗彌望委積克盈  
轉輸不勞邊餉永給矣總之野有敦行立節之  
風朝有制治保邦之略稟典訓以定儒宗息軍  
需而壯武備皆由於我

皇上子元元安四海奠丕基纘鴻圖之大孝以孝爲  
教而天下胥知愛親守身節行修而經術必純  
也以孝爲治而天下胥知無逸艱難法令肅而  
疆事必周也實心實政一以貫之內聖外王體  
用皆備遠邁七十二君之迹誕膺上中下瑞之  
徵詩曰罄無不宜又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可爲

聖主福祿永綏寢昌寢熾之頌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張廷璐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綏海宇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以正天下之人心使立身行己者皆敦實行以屏虛浮而教孝興廉之本以立必有以勵臣工之志氣使亮工熙績者皆矢敬慎以勤贊理而持盈保泰之慮以周必有以端一代之士習使膠庠誦讀之儒皆務身心性命之要而明體達用廣敷文教於寰中必有以恢廊廟之遠圖使邊陲師旅之衆皆裕糗糧芻牧之需而士飽馬騰丕振武功於域外蓋敦倫立節以砥其修謹小慎微以礪其職本原既正而百工允釐也窮經稽古以宣其化足兵裕食以弘其規正學

昌明而聲靈赫濯也古之聖人知其然存之爲翼翼之小心而健行不息者與乾元同其默運布之爲巍巍之至德而不丕冒無外者與大造同其永貞一時寮案之班皆存誠以去僞尚實以黜浮重名教而經術振興切綢繆而疆圉式廓丕基永奠享國久長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  
欽惟

皇帝陛下

憲天立極

秉道綏猷

肅又哲謀同箕疇之敏錫

剛健中正備乾德之精純

貞百度以擴鴻圖作君作師統侯甸要荒而溥沾

大化

總萬幾以綿景運至仁至孝合祿位名壽而永迓

天庥固已治進雍熙世登上理普天率土沐膏

澤而戴尊親異域遐陬奉車書而執玉帛矣乃

治益求治之念無間於淳熙累洽之時而

聖不自聖之懷彌殷於博訪疇咨之際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敦尚實脩保持泰運崇經學而廣邊

屯之道

臣

至愚極陋寡見渺聞何足以知此然

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效芻蕘之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日以孝廉獎厲天下而敦篤彝倫樹立名

節者概不多見亦有欺世盜名自託於孝廉而

實行不孚往往見譏於鄉黨貽笑於清議大哉

聖訓誠千古制行之準則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

卹冢宰以六計弊羣吏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

法廉辨無一不先之以廉則孝爲立身之原而  
廉爲居官之本也亦明矣然徒徇乎孝之名而  
實行有虧則可以欺一世之人而不能免鄉里  
之譏誚儼然居浚明之列而反不若草野之篤  
誠徒襲乎廉之迹而實德不孚則自侈潔清之  
望而清議已窺其微第託剛介之操而反衷殊  
難自問則真偽之間其可不辨哉必也以彝倫  
爲大經以名節爲大閑務其真行絕其偽端不  
敢欺世而盜名不敢矯情以飾譽而後可以表  
率士林風勵兆庶也

制策又曰天下安寧已久每懷積玩之懼業業兢兢  
與中外臣隣動色相戒此誠保邦制治之盛心  
也夫圖治之道貴乎經營措置明作以開天下  
之先保治之道尤貴乎慎終如始惕厲以持天  
下之後故風動時雍之世不忘吁咈都俞永清  
大定之朝彌切箴銘誥誠古帝王敬天勤民之  
心雖當久道化成之時固未敢須臾釋也我

皇上夙夜祇慎宵旰不遑日與內外臣工動色咨儆  
期以永底蒸民之生長凝上天之眷而百爾臣  
僚仰承於下者亦惟虛衷圖政而不執一己偏

康輿氏月科  
一  
陂之見則循理奉法無不飭之官箴矣公忠體  
國而以成同寅協恭之風則同心共濟無不盡  
之職業矣相與維持警勉以共凜於無怠無荒  
之訓一事之精神可以貫諸萬事一日之志氣  
可以貞諸百年則明良合德喜起一心於以成  
泰交之隆而繼賡颺之盛久安長治之道不外  
是矣

制策又曰士以通經爲要務虛文多則本意晦枝辭  
盛則實理微使士通一經必明一經之義而收  
一經之用此又崇尚經學之至意也夫經者聖  
人修己治人之大法也微之以端其性情顯之  
以正其學術措之於事而爲經世之宏猷被之  
於躬而爲博雅之君子二代以上上以此爲教  
下以此成俗政令之施風化之行咸本於此不  
必言經術而何莫非經術哉漢以後始有以通  
經名者矣然其時上下所講求者猶知以經術  
經世務故有大政事則諮之有大刑獄則諮之  
有大典禮則諮之甚矣經學之重也夫六經之  
書得朱子之詮釋而後明其言皆切於躬行日  
用而絕無華言浮說故士之窮經者不在乎習



其文而在乎通其意不在乎守其辭而在乎究其理不在乎慕淹通博洽之名而在乎得修已治人之要不在乎兼諸經而究不得一經之用而在乎通一經而可以該諸經之全亦惟取朱子之言涵泳而會通之則虛文枝辭汗漫浮雜者又安所用哉

制策又曰古者內有民間之儲外有邊境之備今欲推廣屯田之法而行之使疆內無轉運之艱行間獲飽騰之利此又奠安疆宇永固苞桑之至計也夫屯田者井田之遺意也因久戍以耕曠

土使之爲兵而何非使之爲民招游食以闢汗萊可以爲農而卽可以養兵事不相師而意實相合漢之趙充國諸葛亮所嘗收其效者矣我皇上神武布昭德威遠播開屯邊地用足軍儲闢古帝王未闢之版圖開數千載未開之地利以曠莽之棄餘爲耕耘之沃壤地不愛寶所獲倍收誠千古極盛之規畫也惟在司其事者盡心董率加意經理勿勤始而怠終忽務近而忽遠相天時以籌種植之方酌土宜以別高下之利資糧旣見其克盈芻芟復廣其儲蓄內紓轉運之

康熙戊戌科  
勞外有戰守之備於以壯威靈而宣勝算遠至  
邇安之效不可覩乎凡此數者事雖各異理則  
同歸我

皇上以至誠無息之功爲萬世久遠之計端本澄源  
所以尚實行也勅幾圖治所以存實心也尊經  
重道所以崇實學也興屯足食所以務實效也  
臣下誠仰體而奉行之卿尹躬行表率務勵黜  
浮去僞之修百師奉職恪恭朝佐奮武揆文之  
治則德化翔洽治理淳龐休風不應於寰區嘉  
氣洋溢於宇內我

國家億萬年之休與天無極矣

臣

草莽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

謹對

臣 沈錫輅

臣 對 臣 聞帝王之久道化成而垂裕綿長也必  
有獨斷之識周覽乎寰宇而先事爲之圖亦必  
有獨運之權躬親乎庶政而順時以善其後故  
識超乎天下而權統于一人而要以純一不巳  
之心御之則以精選舉而可以表敦倫勵節之  
操以奠苞桑而可以著保泰持盈之實以嚴士

康熙成化科  
習而經術鮮浮僞之議以重邊防而師旅奏飽  
騰之效蓋其精明剛健之體充積于中而張弛  
變化之才因應于外遇物而坐照如神臨事而  
強毅不惑其足以創非常而成大功者天下莫  
不共見其所以然而早夜匪懈仍以其慎終如  
始之思以與臣工相爲兢兢所以道操乎上而  
化成于下實行于以脩積玩于以祛經學于以  
崇邊糈于以裕用人當而立法公皆此純一不  
已之心所爲持久者也然則奏雍熙而茂土理  
承景運而衍遐齡進唐虞三代之隆萃帝德王  
功之美錫無疆之福享有道之長端在今日矣  
欽惟

皇帝陛下

祥凝舞羽

化洽垂裳

弘廣運以敷猷建中錫極

覃淵思以基命篤祐純熙

集萬國之共球山皆呼歲海不揚波卽星雲亦呈  
其瑞

奏九成之律呂鳳且鳴岡麟方遊苑斯川嶽咸獻

其符

乾綱整而澤滿坤維興賢教孝肆赦蠲租蕩蕩巍

巍解雨偕吳風齊沛

泰階昇而輝懸黎照治定功成經文緯武烺烺炳

炳觀光與渙號頻施固已庶績受成百靈效順

普天之下被潤澤而大豐美率土之濱歌盛德

而盡徠臣矣乃

聖懷無逸求治彌殷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風勵躬行之實保邦制治之原而次及

夫學術修明邊防充固之道以臣久伏衡茅至

愚極陋詎足以識當今之務然際茲

清問下逮敢不竭芻蕘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日以孝廉獎勵天下而敦篤彝倫樹立名

節者概不多見亦有欺世盜名自託于孝廉而

實行不孚真偽之間不可不辨大哉

聖言萬世維風砥行之標準也臣竊思夫孝者百行

之大原而廉者立身之大節士非孝則無以篤

門內之修而所為仁民愛物者必不能廣其推

暨吏非廉則無以勵素絲之節而所謂承流宣

化者又孰與大其觀型故周家以之造士而漢

世選舉因之不廢誠見夫內行不修而立身克  
謹者綦鮮也然而以名求之則鄉舉里選容不  
乏其人而以實求之則雖聲稱籍甚而或出于  
矯情或由于偽飾始未嘗不斤斤自喜而卒流  
爲欺世盜名之尤則不核其真偽而欲使彝倫  
無不畢殫名節無不樹立其道無由蓋所謂孝  
廉者非揄揚標榜之謂而肫懇誠篤之謂操選  
舉之任者誠不可不慎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敦秩序之原弘濯俗之量其所以  
風勵海內已無不家喻而戶曉而公卿大夫各  
以其誠心相爲淬礪則比戶可封而安見人才  
之不古若哉伏讀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已久每懷積玩之懼與中外臣  
隣動色相戒而因思夫古君臣保天命結人心  
之要大哉

聖言萬世持盈保泰之至計也

臣

嘗考夫唐虞之世

臣鄰交贊喜起賡歌而君咨臣儆君吁臣咈不  
敢以已安已治稍自暇逸故中天之盛傳頌至  
今後世宴安旣久民物滋豐遂有忽不及持而  
馴至積玩者蓋大君首出庶物必夙夜之間上

顧天命下畏民岩而後有四海一家中國一人  
之象人臣阜成兆民必宥密之內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而後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誼故夫  
保泰之道君與臣交有責焉而後可以久安而  
長治今我

皇上於祈天永命之原亦已昭格而默契矣誠使中  
外臣民咸體此心勿狂目前之逸豫勿忘我后  
之艱難毋專其大而遺其小毋勤於始而怠於  
終則百度具舉庶績咸熙而易所謂有勿恤之  
孚食治平之福者誠不難也伏讀

制策有曰士習以通經爲要近代詮釋羣經惟以子  
切于躬行日用絕無浮言欲使士通一經明一  
經之義而收一經之用大哉

聖言萬世崇實黜華之善術也臣竊思夫士不通經  
不足以致用而經之流傳勿替者前惟孔子賴  
刪定之功後惟朱子有詮釋之善蓋其窮理之  
學歸諸實踐故其言皆切於躬行日用之端不  
以浮華恣肆其說而皆有崇本務實之意以存  
乎其間向使窮經者果潛心玩索以求其指歸  
則取舍端是非正而聖賢明體達用之道以弘

持已嚴接物恕而古今學術道統之傳以備尚  
何經義之不明而無以收其用乎然必令宗伯  
司成學使師儒各專其責凡有奇袤邪說與未  
子異者絕其道勿使竝進嚴其罰毋敢或寬則  
經學修明士風丕振而大道之光昌胥在是矣  
伏讀

制策有曰漢有屯田塞下之議今欲推廣其法使疆  
內無轉運之艱行間獲飽騰之利何以興良法  
而課實效大哉

聖言萬世籌邊充儲之妙用也自古屯田之利有三  
一曰固守禦之備二曰省轉輸之勞三曰足國  
家之用然要其揆時制宜未有不因地之勢因  
民之情斟酌化裁以善其用者也蓋天下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古之聖王嘗趨一時之至勞以  
貽萬世之安時犯當世之難以求成天下之大  
功此非以旦夕苟且之謀期其速效也誠舉古  
屯政之善者師其成法而廣其推行俾主兵者  
悉條其可屯之地以聞彷彿古者游兵之制以七  
分佃作三分守禦量其耕種之資嚴其斥埃之  
備別其勤惰之異課以賞罰之權外則有以逸

待勞之勢而內則有因糧于其地之便而何良  
法美意之不效歟要之下有孝節之士則人無  
異尚而專經嗜古之學益深上有保泰之主則  
朝多豫計而足食強兵之勲益集然此數者總  
皆由於

皇上茂至精之識握至一之權而運以純一不巳之  
心夫是以孝秀日登而不丕基永祚名儒間出而  
凱績旋歌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康熙辛丑科殿試策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自御極以來仰承

上天眷佑之弘

祖功

宗德福庇之厚惟期海宇乂安烝民康阜共樂昇平之  
福兢兢業業宵旰不遑六十餘年如一日而猶慮  
人心之誠僞不一凡在臣工欲其消朋黨而去偏  
私無懷二心以邀虛譽至於進賢爲國無時不以

公爾忘私以人事君之義相告誡焉若屯田以資  
兵食必無虛冒方克有濟勝兵尤易驕矜必能持  
重始爲萬全凡以防微杜漸庶幾內外晏安以臻  
平治此朕之夙夜所志也夫粹然無私之爲公凜  
然不欺之爲忠爲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  
一乃不愧心膂股肱一體之誼倘或緣飾於外則  
實行不孚甚至背公植黨起於心術之隱微而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欲戒欺妄而去私僞果何以  
精白乃忱靖共爾位歟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弗任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義如

是其重也國家需人維亟屢申保舉之法內而九  
卿外而督撫提鎮簡任旣深當其薦舉之初僉曰  
才能未幾而以庸劣糾矣抑何前後刺謬歟心之  
不公識之不明而援引私交徇情請託其弊滋甚  
何由而推賢讓能爲朝廷收任使之實效歟國家  
幅員廣大一統車書青海流沙之遠莫不涵濡德  
化養兵以脩邊卽屯田以儲粟兵食皆足古之良  
法美意無以踰此其有効力人員願種邊地者酌  
量議叙所以獎成勞而興屯利也然或冒濫冊籍  
虛報請叙亦復不少則所以核實而澄清之者豈

無其要歟抑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驕兵有戒古  
志之矣今王師西討藏地克平爲將者無狃於戰  
勝而志盈無忽於凱旋而意逸何道而使士卒歛  
戢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養敵愾之威歟夫人臣  
皆知公忠之義則臣節必砥而薦舉無私是卽用  
人之本也邊屯而皆有實效之績則墾種無虛而  
士馬飽騰此卽練兵之要也多士於忠君愛國之  
道經濟世務之空講求有素矣其悉陳之無隱朕  
將親覽焉

臣鄧鍾岳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綏兆民而綿曆服於無疆  
也其所以綱紀乎天下者存乎政而其所以運  
量乎天下者存乎心本心而達之政而貞千萬  
年如一日者存乎誠是故以肅臣工而大法小  
廉無不效承流宣化之能也以收俊乂而薦賢  
舉能無不效公爾忘私之職也以廣地利而石  
田化爲膏腴雖遐荒之遠而皆成容民畜衆之  
功以嚴軍令而貔貅皆成良士雖制勝之餘而  
可收士飽馬騰之效是以一人憂勤惕厲於上

而羣臣翼爲明聽於下明良合德庶績之所以  
咸熙也邊方有殷富之實而師旅有嚴肅之用  
遠至邇安四海之所以永清也蓋剛健篤實內  
有以立清明強固之體張弛變化外有以善神  
明措施之用而爲之臣者亦共體其自強不息  
之意以勵其精純不二之節則上下一德遐邇  
一體仰以凝帝天之眷下以底蒸民之生馴至  
於仁風翔洽休徵畢至此唐虞三代之隆規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德握乾符

治隆泰運

建中和之極學懋夫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業廣乎經文緯武

鴻圖合百千國聲靈遐振多方共慶昇平

寶曆衍億萬年福祿來同寰宇咸登仁壽固已普

天之下被潤澤而大豐美率土之濱歌盛德而

皆徠臣大化蕩蕩而難名至德巍巍而益盛矣

乃

聖不自聖之意彌切夫疇咨而求安無已之懷廣資

於獻納猶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精白居心薦賢得此屯田必純虛冒  
勝兵尤戒驕矜臣至愚極陋何足以致郅隆之  
鴻業以贊

高深於萬一乎然拜獻之始仰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一得耶伏讀

制策有曰爲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一乃不  
愧心膂股肱一體之誼而必戒欺妄而去私僞  
大哉

王言此萬世保泰持盈風厲臣工之至意也從來天  
下之郅隆惟在於交泰而臣子之大節必本於  
公忠夙夜之間皆凜然於天理之正而不敢稍  
參一植私樹黨之計然後得謂之公矣幽獨之  
內皆肅然於帝天之臨而不敢稍雜一矯情節  
詐之思然後得謂之忠矣我

皇上勵精圖治使大小臣工潔清自矢而猶慮其緣  
飾於外而實行不孚者何也蓋人臣之公忠不  
必於立異亦不必於苟同有時集衆思廣衆益  
雖以生平不相習之人而不妨共協其恭而不  
得謂之同有時精獨識決獨斷雖以肺腑可相

信之人而不妨各出其見而不得謂之異蓋本於立誠則形迹不得爲之間本於徇名則心術早已著其私外不致飾於形迹而內必究極於心術先其公而忘其私敬其事而後其食則以爲廢歌唐虞之咨儆也以興雅頌成周之誥誠也精白乃心靖共爾位則欺妄私僞不知其何以盡消矣豈非都兪之盛而喜起之風乎

制策有曰薦舉之初咸曰才能而或前後刺謬恐其援引私交徇情請託不能收任使之實效此誠澄叙官方之至意也天下之流品不能不異而

驟欲識之於一時則雖明哲不能微其窮故唐虞之治命官必咨而舉夔之臣受爵必讓此保舉之意所由始也然以人之不能易得而寄之於保舉而後又以保舉之不能盡實則人之難知而亦舉之者之失也其所失者何也心之不公也識之不明也援引私交而徇情請託也故雖有人焉矯飾一時以欺其上官之耳目及其志得意隨而肆其貪污雖曰在人而何嘗非知人之咎哉使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提鎮誠體我皇上宵衣旰食之勤明目達聰之智以慎簡乃僚則

其保舉也必實驗之於品行政事之間而不敢苟且以取浮華且必實得之於道德文章之際而不敢徇私以爲朋比則有司必能盡心於撫字而將弁必能効力於疆場文治隆而武備修於以樂雍熙而慶治平真永永無極矣

制策有曰屯田爲古良法美意然或冒濫冊籍虛報請叙此又養兵備邊之至計也夫上古之時兵與農一自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而兵與農分矣惟屯田之法猶有古昔井田之遺意故其聚而爲兵也則披堅執銳卽此主伯亞旅之人而

其散而爲農也則耒耜鋤耨卽此卒旅伍兩之士自漢趙充國諸葛亮用之皆有成效然而天下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人順天之時而必有所宜也因土之利而必有所用也同一地而屯之分新舊也同一屯而人之分軍民也是必得一實心任事之臣以爲之使而於屯政必核其實而澄清之考其真僞以爲懲勸而人不敢有僥倖圖功之心酌其輕重以爲優叙而人自將有踴躍爭先之意則田之未墾者日益而所收自倍民之不耕者日集而所聚自繁不越乎

阡陌畝畝之間而已儼然有金城湯池之固矣  
制策有曰西藏克平使士卒斂戢而無驕悍之心持  
重而養敵愾之氣非我

皇上神聖文武德威布昭又安能深謀遠慮至此哉  
從來有百年必備之兵而無一日可玩之武蓋  
兵之力貴勇而其氣貴靜故斂戢爲大將之德  
而持重尤勝兵之宜周書之必必嚴於步武止  
齊司法之典常講於春秋冬夏皆所以奮其必  
勝之氣而又有以制其驕逸之心此節制之師  
百戰而百勝也誠使爲將者皆有以斂其才養

其氣恐其輕也而持之以重慮其縱也而束之  
以法務使人人知此不得已而用之之意則其  
行也以律而不復有剽悍之意其居也以武而  
不復有弛怠之心則摧鋒陷陣所向爲無敵之  
師而堅壁固壘所處皆難撼之勢雖古昔帝王  
之世所以奮武衛而詰戎兵者又何以加焉總  
之有純心之臣則薄務細故亦必存敬慎之心  
而選舉之正必能得人有邊儲之備則山陬海  
澨自見有寧謐之休而將帥之材亦將偃武是  
皆本於



皇上至誠之心以達之公忠奮而孝秀升蓄聚多而軍實振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栗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

臣吳文煥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綿曆服於無疆也有內治要務其所以使百爾臣工人懷靖獻之忱衆著弼諧之宜無一念之敢忽也有外治大猷其所以使事關軍國語餉則坐而可克語

兵則久而愈銳無一事之敢怠也蓋天道以於莫不已者運於上故凡春夏秋冬各率其順行之序而無敢以紊而以于王道以至誠無息者立其極故凡休采聯常各矢其奉職之誠而無敢以欺而以偽此聖人所以行歲功也造化以生物爲德故雨暘寒燠蕃萬類之質而不自言其功王者以對時爲務故長養收藏資萬物之材而不自務其用此至人所以順天道也是以朝有精白之懷斯下無飾僞之慮上有核實之效而下無驕佚之思斯偏陂盡融俊又成事國

有三登之端軍常蓄白勝之威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備至蓋唐虞之所以邛隆三代之所  
以上理其道莫不由於此而非有其他圖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體元

泰符凝命

建蕩平正直之極光風澍雨並協伏徵

備惇大明作之規就日瞻雲咸歌復旦

恤萬姓以溝鴻慈蠲賦省刑之令屢下恩同湛露

旁流

張六師以揚駿烈治軍整旅之畧兼行威與秋霜  
並肅固已惟日惟月順軌以見惟歲之功日食  
日師交濟以弘入政之川道德巍巍而莫並性  
功蕩蕩而名難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恒切於疇咨而安愈求安之懷彌深  
於搏采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戒妄去私推賢讓能核實邊屯訓戢  
士卒之道臣之愚昧何足以知之然沐浴涵濡  
亦已久矣縱無所當豈敢不竭其所見以咨

高深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粹然無私之爲公凜然不欺之爲忠爲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一乃不愧心誓股肱一體之誼大哉

王言誠千古臣道之極也夫無私之爲公而公者必不肯以私自累不欺之爲忠而忠者必不肯以欺自安故人臣之事主也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祿利之念薄矣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髮膚之意輕矣而且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情行則屋漏無可愧也一言也而西時奉之一動也

而鍾鼓式之則小物有必謹也儻或緣飾於外則實行不孚甚至背公植黨起於心術之微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害任延又言之曰私臣不忠忠臣不私此以見戒欺乃以去私而無私乃能盡職天地父母之戴深卽富貴寵利之情何以作也今粟馬羊之糴去卽竭力致身之致因以堅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言公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言忠歟如是則朋黨消偏私去無有懷二心以邀虛譽者矣

制策有曰國家屢申保舉之法乃其初僉曰才能未

幾而以庸劣糾或其心之不公識之不明故前  
後刺謬若此夫是二者誠皆有之蓋人情之多  
僞也其流中於吏治矣有繭絲之術原工而謬  
托保障以欺人有鷹鷂之擊無已而假稱鸞鳳  
以炫世幾見簾垂白晝者果政簡事理也今却  
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也露覆桁楊者果囹圄盡  
空而質索消沉也迹之所托不可以定其心心  
之所殊更難以甄其品然苟有虛公之士操衡  
鑒之權猶可以燭其是非而定其真僞乃天下  
之患有體面無精神有情分無風力故舉能其  
官者固多稱匪其人者亦復不少誠廓然一以  
大公之心行之將虛以生民必有不爽焉者中  
牟之雉果馴卽潁川之鳳不集不害爲慈也畏  
壘之情果真卽厨傳之飾不聞不害爲才也撫  
字之心果勞卽催科之政真拙不害爲仁也子  
曰賈所生男以鄭爲字卽不配食縣社不害爲  
遺愛也如此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任使之實  
效可旦暮致之而無難矣

制策有曰養兵所以備邊屯田卽以儲粟今有效力  
人員願種邊地者酌量議敘所以獎成勞而興

屯利也然冒濫請敘或亦不少求所以核實而  
 澄清之者臣竊以為屯田之利自古紀之有四  
 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游兵者趙充國之所  
 以實金城也有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不擾軍無  
 私焉者孔明之所以出祁山也有大治諸陂廣  
 渠溉田開引運道以通漕艘者鄧艾所以圖淮  
 南也有因高為堡凡六百里列柵二十者韓重  
 華所以營振武也此皆謀之於先治之於後周  
 詳慎重豈有冒濫之流得以叅預於其間乎然  
 利之所在即弊之所生豈無詭投詭應為一二  
 不肖所借資者此其責在摠其事者而已牛種  
 田器果備具否細量仔粒果完足否有荒報墾  
 矣其不為石田而或為甌脫也有稅起科矣其  
 不為實額而或為空文也大概得其人則修不  
 得其人則弊綆墜剔蠹豈得坐嘯於局中分責  
 於局外乎

制策有曰驕兵有戒自古志之今藏地克平恐為將  
 者或狃於戰勝凱旋而志盈意逸欲使士卒歛  
 戢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養敵愾之威仰見我  
 皇上神武虛懷撫安天下之志慮也經曰雖克如始

勝法曰兵以治爲勝故古之名將行則如陣止則如戰營塹有所必嚴刁斗有所必設以至昏夜之間衣甲不解村僻之地巡警必周此非惡逸而好勞也國之輔也民之司命也而三軍之主也故將智則士卒有所依矣將信則士卒有所一矣將仁則士卒得所庇矣將勇則士卒得所恃矣若將嚴則法令旣申約束旣一臨敵致果雖克奮投石超距之威歸伍無譁若忘其折衝禦侮之畧時而脫免則敵不及拒也時而拒女則敵莫能犯也故馭士卒者在將而已矣而將之自馭者在心而已矣要之人臣皆知公忠之義則臣節必砥而薦舉無私是卽用人之本也邊屯而皆有實效之績則墾種無虛而士馬飽騰此卽練兵之要也

聖訓煌煌固已悉夫官人知人之相爲用足食足兵之無二圖於以追濟濟師師之盛則野無遺賢卽以魏桓桓赴赴之休而地不愛寶帝王何加焉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臣程元章

臣對臣聞帝王之火道化成而縣曆無疆也必有憲天出治之學以敷布乎寰宇而朝野內外無一事之弗周必有體天行健之德以兢業於深宮而一日百年無一息之弗惕蓋政必期其可大而業必求其可久要惟持此純一不已之心以咨做籌畫於不倦雖百工允釐而猶慮公忠之有未勵也雖建官惟賢而猶慮薦引之有未真也雖興屯足食而猶慮邊之有未裕備也雖師旅整飭而猶慮兵之之易至驕玩也其量周乎天下之外而其心通於天下之中治已臻

於民安物阜之盛而念猶切於旰食宵衣之勤夫是以臣工各靖共於爾位而精白乃心賢才悉連茹以登進而選舉惟明屯政有實效之可錄而邊儲永固士卒旣凱旋以奏功而行伍維肅無非此純一不已之心有以體天之行合天之撰而三才於以並運唐虞三代之隆所以凝承天命悠久無疆萬世永賴者端必積諸此矣  
欽惟

皇帝陛下

用中建極

秉道綏猷

貞百度以擴鴻圖金甌永固

總萬幾以縣景運玉曆方新

緯以武而經以文服教畏神遠至邇安千百國莫

不敬信

漸以仁而摩以義飲和食德衢歌巷舞億萬年常

此尊親一庶績受成百靈效順普天之下被

潤澤而大豐美率土之濱歌盛德而盡來臣矣

乃

聖懷無逸求治彌殷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風厲公忠之誼舉賢任能之法與夫核

實邊屯練戢士卒之道臣至愚極陋渺見寡聞

詎足以識當今之務然際茲

清問下逮敢不極芻蕘之一得以仰答

高深乎伏讀

制策有曰爲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一乃不

愧心膂股肱一體之義欲戒欺妄而去私僞何

以精白乃忱靖共爾位大哉

聖言萬世風厲公忠之至教也嘗者唐虞三代之盛

上下交而其志同其時爲臣者克稱股肱心膂



之寄無慚亮采惠疇之班休哉何風之隆也然  
求其所以致此者則不外於戒欺去僞而以公  
忠自勵耳夫人之所當致於君者不徒以文貌  
相承而在此隱微獨知之地可對天地可質同  
僚而坦然告萬世以無私亦不徒以名節相矜  
而在此返觀內省之時無慚衾影不愧廣衆大  
凜然告天下以無欺是故臣之無道必表裏如  
一純粹光明而乃以不負所學我

皇上至誠格物凡內外臣工無不待之以腹心而優  
之如手足其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已無不至  
矣誠能仰體此意無植黨無營私無欺世而盜  
名無和光以避怨則公也忠也卽古純臣之風  
不是過矣

制策有曰國家需人維亟屢申保舉之法內而九卿  
外而提撫提鎮簡任旣深當其薦舉之初僉曰  
才能未幾而以庸劣糾矣抑何前後刺謬大哉  
聖言萬世簡賢任能之至意也夫國家登進之途莫  
先於遴選而朝廷官人之心宜操以鄭重是以  
簡人才取賢良不問所用之人而先慎簡夫用  
人之人苟用人之人旣出于公且明則其所汲

引而進者卽以臻於師濟之盛而無難我

皇上愛惜人才不時拔取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提鎮

俱委以保舉之重任卽古聖王求賢若渴建官

惟賢位事惟能之道何以加茲顧斯意也亦在

奉而行之者之公以居心明以察人耳居心以

公者無私好無私惡而一以公平正直之心處

之則植黨徇情之私不生矣明以察人者才必

求其有濟守必見其真操而恍惚風聞之語不

得據以爲信則邀名怙譽之徒不至於並進矣

慎斯術也安得保舉之法之至於滋弊哉

制策有曰兵食皆足古之良法美意無以踰此其有

効力人員願種邊地者酌量議敘然或濫冒冊

籍虛報請敘則所以核實而澄清之者豈無其

要與此見

皇上事圖萬全因名責實之心也夫屯田之利有三

一曰固守禦之備二曰省轉輸之勞三曰足國

家之用昔之人蓋以此而奏績矣意誠良法誠

美也况有又効力人員以開闢而耕種之則邊

儲不患其不克而軍食無憂其不足內焉省轉

運之艱外焉獲飽騰之利豈非一舉而數善備

焉者乎顧効力之員不得有名而無實不可濫  
冒以敘功是在司兵家之責者察實考核凡於  
敘功報部之曰必確見其開地幾何播種幾何  
秋收之入又幾何一一察之詳而考之真又何  
濫冒者之得以竊其功也哉且濫冒者得以竊  
其功非特其一人謬叨獎敘也屯田之政可以  
濫竊其名卽邊儲之地不得以實收其用是故  
核之不可不嚴而考之不可不慎也

制策有曰今王師西討藏地克平爲將者無狃於戰  
勝而意竟無忽於凱旋而志逸何道而使士卒

斂戢無驕悍之心養敵愾之氣於此見我

皇上智聖神武而能措萬世於磐石之安也今夫小  
心者處事之本而兢業者遠大之圖凡事類然  
而况兵者用非出於不得已而可狃目前而志盈  
樂凱旋而意逸乎是故兵之初出也其志銳其  
氣凝其力方壯一往不可遏抑故所向無前而  
凱歌以奏者理固然也獨是兵之驕也多由於  
戰勝而將之逸也多由於怠忽其何以慎持於  
始終而養敵愾之氣哉是在爲將者戰已勝而  
猶講坐作進退之法功已成而猶嚴戰勝攻取

一事一法之精神可以貫諸萬事一日之志氣  
可以貞諸百年則慎之又慎而運籌於幃幄之  
中者無難決勝於千里之外斯軍威益盛而軍  
容益肅又何養驕逸志之爲患哉要之人臣皆  
知公忠之義則臣節必砥而薦舉無私是卽用  
人之本也邊屯而皆有實效則墾種無虛而士  
馬飽騰是卽練兵之要也總皆由於  
皇上本憲天之學爲法天之治而運以純一不已之  
心夫是以精純無私而舉賢以公邊備充實而  
訓練益勤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